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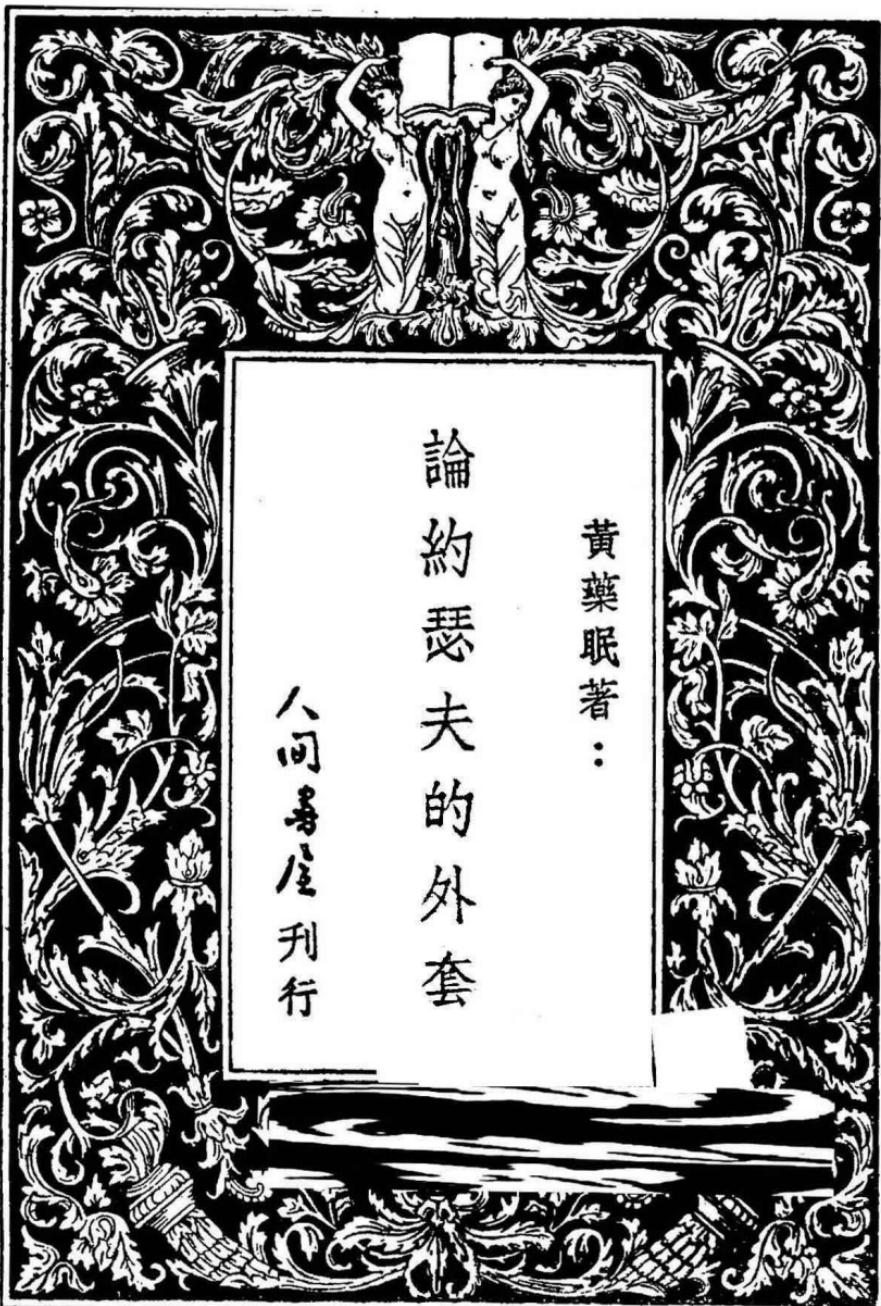
人同文哲

人同書屋刊行



論紅琴去酒外客

黃子雲賦



黃藥眠著：

論約瑟夫的外套

人间书店刊行

論約瑟夫的外套

有版權

著者：黃藥眠

出版者：人間書屋

總經售：生活書店

堅道衛城道十二號

印刷者：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鑄灣威菲路街三十二號

基本定價：港幣二元

中華民國卅七年八月初版

前言

• 1 •

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七年，我也開始寫一點關於文藝理論的文章，所寫的大都是對於別人的意見有所批評。其實這也不過是對於別的先生的文章表示一下我自己的看法而已，我從來都沒有夢想到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批評家，同時也從來沒有存心要打擊什麼人。但不料因此却觸犯了一位批評家，在逆流集裏竟大發雷霆破口大罵。我想文藝批評家應該是以理服人，拿貨色出來。這樣漫罵一場，對於逆流集的作者是一個損失，因為這除了暴露了他自己沒有民主的風度以外，是絲毫也不能傷害我的。不過我所感到遺憾的，倒不是挨了逆流集的作者的罵，而是我並不能夠從逆流集的作者的罵學到一點東西。一個人如果怕別人批評，那是由於他對於自己的理論，沒有自信，一個人，如果不許可別人批評，那是由於在他的靈魂裏面還存在着封建的殘渣。

真理是無窮的，而我，不過是真理面前的渺小的人物，我從來也不敢驕傲。而且我覺得當一個

批評者批評別人的時候，他指出了別人的缺點，但同時也就暴露出了自己的缺點，我不敢相信我的文章沒有缺點，但，我想，假如能夠把我的弱點也暴露給人看，使人們從雙方辯論的文字中獲得一個正確的結論，這不也是我個人對於文藝批評上一個最微小的貢獻嗎？

時代變得真快，伴隨着千萬人的翻身，文化上思想上的進展也非常之迅速。新的時代，已在我們面前提出了新的問題，要答覆這些問題，我們就得下一番苦工來改造一下我們自己。有些過去寫的文章，現在看起來已有些不够的地方了。

這裏所收集的文章，是並沒有按着時間的順序來排列的。比方「讀『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後」是在一九四三年桂柳撤退前夜寫的，而「論文藝創作上的主觀和客觀」則是去年春在香港寫的。末了，我要感謝我的朋友，他們幫助我，使我能夠把這本小小的集子拿出來呈獻在讀者之前。

一九四八，五，九日於香港

目 錄

前言	一
論約瑟夫的外套	一
論美之誕生	二五
思想和創作	五七
文藝之政治性，藝術性及其他	八五
論文藝創作上的主觀和客觀	九九
讀了『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後	一一九
論詩歌工作者的自我改造	一四一

論約瑟夫的外套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老子

一

在好幾年以前，我們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哲學的泛濫時期，那個時期，這裏是哲學入門，那裏也是哲學入門，其結果是門是入了，但可惜，始終還未登堂奧。這幾年以來，雖然抗戰時期生活艱苦，可是不可否認的，我們在哲學方面的確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在中國史方面。不過在這同時，却也有不少貌似難深而其實不知所云的東西。比方有些人寫的文章是左一個統一，右一個矛盾，硬是弄得人頭昏眼花；有些人則用着德國式的長句夾雜以日本式的文法，把文章寫成神壇面前念

的咒語差不多，而許多人於讀不懂之餘，也就以爲這就是「哲學」。甚至有些從哲學史上，拾了多
少廢料，外面用約瑟夫的美麗的外衣裹了起來，怡然自得地在錯誤底森林裡散步，並以此爲驕傲。
這真是中國學術史上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我認爲做一個學術工作者，態度必須誠懇而素樸，語言必須明朗而簡潔，不應該爲了衒學之故
，而說了許多不必要的術語，而自以爲深刻；第二，學術工作者不應該把某一種學說的結論生吞活
剝的捉來，雜湊成自己的體系！第三，每一個唯物論者，必須知道他的每一個命題都應該有實際的
現實的背景，古人所謂「言之有物」，而不應該從某一個基本命題出發，從而不斷的「抽象」，以
至於脫離了現實的具體事物，鑽進到牛角尖裏去，偉大的哲學家告訴我們「要具體地想」，偉大的
作家高爾基也告訴我們「要具體地想」，這是每一個唯物論者所應該緊緊記住的最重要的格言，反
過來說，如果我們不具體去想，而抽象去想的話，那他們就一定會一步步的踏空，而漸漸離開了地
面走上雲霧裏去，在雲霧裏雖然似比地面上高超，雖然可以享受一些哲學上的微妙的氛圍，然而可
惜的是，這已經離開了人間。

二

我說了以上許多話，目的是在要批評一下舒蕪先生的「論主觀」。（該文見胡風先生主編的希望第一期）

第一，我覺得舒蕪先生這一篇論主觀，是氣魄很宏大的，他企圖把人類整個歷史解釋成爲主觀發展史，所以在第五節裏他說「我們的一切鬥爭，都是爲了解放和發揚人類的主觀，這樣看來似有些希奇，然而毫不希奇……」這樣一來，唯物史觀是應該被解釋成唯「主觀」史觀了！

舒蕪先生這篇文章，是規模很宏大的，他把整個複雜的人類的歷史一口氣抽象成主觀發展的三個階段，而且他寫得非常之艱深，比唯心論的哲學名著還要難懂，但是他的整個場面和機構雖然異常龐大，然而他的基礎却又出乎意料之外的薄弱。

他既然把整個歷史的發展建立在主觀上面，那麼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他的所謂主觀究竟是什麼東西。

第二節裏面他這樣說：「那麼主觀是什麼呢？」

「……我們認為：以主觀作用爲工具來進行研究，是不僅可能，而且必需的。至於此外另有一種意見，以爲主觀作用就是「心」，用作研究的工具便是唯心論，則是把主觀作用看成和「物」相對峙的東西，把它和心混淆了。其實主觀和客觀均屬於物的範圍……」

這裏很明顯，舒蕪先生把主觀看成爲是「屬於物的範圍」。所以他說「主觀作用是以客觀因素爲質料的有機構成」。又說：主觀是一種物質性的作用」。

但是據我所知，真正的唯物論並不否認主觀是人類的精神作用。人類是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之下成長起來，他的主觀，即意識思維和感覺是受着客觀的歷史環境所決定，所以現代人的主觀一定和古代人的主觀不同，我們不能把牠籠統地概括成「主觀」或「人性」而抽去了他的具體的歷史的內容。這是第一點。其次，人類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下成長起來的，當社會分成幾個集團對壘的時候，一個人的主觀，即意識思維等，都是受着各該集團的生活環境所決定，所以某一集團的人的主觀，

一定和另一個集團的人的主觀不同。這各集團的主觀都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據，同樣的，我們不能把牠籠統地概括成主觀或人性而抽去了他的具體的生活的內容。第三，可是同是出身於一個集團，但因為每個人的遺傳，生理體質，和教養的不同，而決定了每個人的不同的性格，並由這些性格產生出各個人的主觀。（這個個人的主觀是和階級性互相滲透）所以同樣的，我們不能把牠籠統地概括成主觀或人性而抽去了他個體存在的具體的內容。

總括的說起來，就是無論是一定階級的主觀亦好，無論是一個人的主觀亦好，主觀是決定於歷史社會所賦予的具體的生活條件。換句話說，也就是生活決定了意識。

可是儘管意識決定於物質的生活，儘管意識是從物質產生，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意識是一種精神作用。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否認主觀是一種精神作用，我們不能同意於舒先生的說法，主觀也是屬於物的範圍。精神雖然決定於物，從物而生，附屬於物，但他自己有着相對的獨立性，牠的運動和發展有他自己的特殊的規律。如果我們說客觀的世界是物，而我們通過了生理機能獲得來的對於外在世界的認識也是物，那麼豈不是腦子裏所認識的桌子也就等於實際存在的桌子，我腦子裏所認識的

桌子，是客觀存在着的桌子的複製品，牠們兩者是同一的麼？然而事實上存在於客觀世界的桌子是佔有一定空間，而我們腦子裏對於桌子的這個認識的本身是沒有的，如果每一個觀念本身都和客觀的存在般佔有一定的位置的話，那我們一個小小的頭壳如何能把世界萬物放進裏面去呢？所以我們說主觀對於客觀的認識，乃是客觀事物的反映，這兩者之間不是同一，而是統一。

只有機械唯物論，才會否認精神作用，而把一切都還原於物，把人類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只看作爲是把這一隻桶裏的水倒進另外一隻桶。

然則舒蕪先生應該是主張機械唯物論了，然而不是，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妙文還在後呢。

請看，關於主觀的定義裏面，他是怎樣說的。「它（指主觀——藥眠）是能動的而非被動的，是變革的而非保守的，是創造的而非因循的，是役物的而非役於物的，是爲了自己和同類的生存而非爲了滅亡」，簡言之，即是一種能動的用變革創造的方式來制用這萬物以達到保衛生存和發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這就是我們對於「主觀」這一範疇的概括的說明。

接着舒先生對於無生物，生物，高等動物，以至於人類的主觀有着如下的描寫。

他說無生命的動是消極的，所以「這樣完全受制於預定的機會的存在，無論如何總是不能符合於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的」。所以他說，「因此就有着生命存在產生出來」，對於這些有生命的生物，舒先生是怎样估計的呢？在結束的時候他說：「……就由於這爭取，消極的存在狀態就大體上已被代替，而且現出蓬蓬勃勃的景色來，符合於大宇宙的向上，進化的本性。」對於高等動物，舒先生的評語是：『自然生命的能動力，仍不是可以發展自身生存於無限而充分實現宇宙本性的東西。』最後說到人類的時候，舒先生便非常之賣力加以充分的描寫。他說：『於是能動力的使用，就有更進一步，在本質上更進一步的必要。在它原來使用自然生命的基礎上時，其所以有那麼多的局限性，乃是因為它直接仰賴於自然，自然遂亦直接束縛了牠。所以如果真的要更進一步，就必得從這種直接仰賴的狀態下離開，反把自然的簡單原體變為更復雜的新東西，也就把所需要的而自然中本來沒有創造出來。必需如此，才可以脫離自然的束縛，反而不斷的戰勝自然，以爭取無限的生存機會，真正實現了大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而當這生命力在全新的基礎上被使用之時，亦即人類屹然出現於大宇宙之日。人類便是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人類對於能動的使用，便是

大宇宙的進化力的具現。」

這裡很明顯，舒先生把宇宙萬物的進化都看成了是具現大宇宙的本性的東西！什麼是宇宙的本性？據舒先生說，這就是「生生不已的天心」，什麼是這個生生不已的天心？我想只要舒先生高興，他是隨時可以把這個目的論創造出一個上帝來的！

第二，這裡很明顯，舒先生把人類看成爲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的結晶，他把主觀（照舒先生的意思也就是人類在新基礎上的能動力的使用——筆者）看成爲進化力的具現。真是要多謝舒先生指點迷途，因爲我們這些唯物論者活了幾十年，還不知道這兩脚跑路的人類，倒是屬於什麼『結晶』之類，而我們的主觀也是什麼宇宙進化力的具現呢！

可是這個理論雖然是十分微妙，然而却斷乎不是唯物論！原來牠把一切萬物的進化都看成是一個最高原理的具現，牠是最典型的唯心論！牠是唯生史觀的論點，牠是生機主義，他之所謂生生不已的天心，也可以解釋成爲『生之衝動』*Life's Vital*，幸而舒先生還是有意穿上約瑟夫的外套，所以沒有把他的「隱得來希」的尾巴露了出來。

在論到主觀的時候，舒先生絕對不說這是人類在生存鬥爭的幾千百年中所不斷積累，學習，鍛鍊而逐漸發展出來的東西，而說牠是大宇宙進化力的具現！這不是很微妙的學說嗎？

這樣說來，舒先生的這篇文章應該是機械唯物論和唯心論，生機主義的「合一」了。可是不，如果是這樣，倒也還簡單，他的妙文還有在後頭呢！

照一般唯物論者的意見，最初的主觀的形成，乃是由於人類和自然界對立。人類那時爲了要生存而和自然界鬥爭，乃不能不逐漸認識外界，同時也逐漸認識自己，但是那時候人類是完全在集體中生長，所以，群衆的主觀和個人的主觀之間的界限還是不明顯的。

可是這樣明顯的真理，一到舒先生手裡就變成爲非常奧妙的「哲學」，你瞧他說的話是多麼難懂啊！他說：「「主觀」之所以只能爲人類所具有，現在更已十分明白，乃是因爲能動力只在人類使用時才可以這樣被使用。」他說：「工具的製造和使用又即是變革創造的具體化」。經過了這一段很難懂的「哲學」的符咒之後，作者得出結論來了。他說：「這裡需得提出人類社會與主觀的三位一體觀來，舉人類，則其中必然含蘊着社會和主觀，舉社會其中亦必然含蘊着主觀和人類，同

樣的，主觀這一概念，從中除去人類之後固不能成立，從中除去社會也不能成立」。

當然除了人類，就說不上主觀，這是誰也知道的常識，但舒先生爲什麼要花了這樣大的氣力，絞盡了哲學家的腦汁，用好多玄妙的道理去證明呢？原來舒先生是別有苦心的，所以他後面接着又重複了一句：「主觀，必然含蘊着社會而存在，牠本身就是「自然生命力」和「社會」這兩個因素的統一體，而後者爲其矛盾中的主導契機」。在這裏讀者諸君應該是很明白了，舒先生之所謂人類，就是「自然生命力」，也就是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舒先生之所謂人類，其實並不如我們這些淺薄的唯物論者之所認識，是有血有肉的人類，而是經過巧妙的哲學家所抽象過的毫沒有烟火氣的人類。

這裏我們不妨應用一下代數學。

舒先生說：「人類，便是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

所以，舒先生上面的「人類，主觀，社會，三位一體」的命題，就可以用代數的方法譯成如下：「主觀，必然含蘊着社會而存在，牠本身就是「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的結晶」和「社會」的統

一體……」

你瞧，這簡直是神秘主義了，可是妙文還有的是呢！

舒先生接着又說：「主觀並非通過社會而作用，實乃帶著社會而作用」。

現在再讓我們來應用一下代數學。

既然舒先生認為主觀本身就是「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的結晶」和「社會」的統一體，那麼把他代上前面上那一句話裏面，我們就可以譯成：「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的結晶和「社會」的統一體，並非通過社會而作用，實乃帶著社會而作用」。

你瞧，這是什麼話，這簡直是超神秘主義的不通主義了！

這樣說來舒先生應該是感到滿足了，他以一身擁有機械唯物論，唯心論，生機主義，唯生史觀，神祕主義，超神祕主義，集中所有哲學上的破銅爛鐵於一身，應該胸襟够闊大了，可是舒先生的哲學思維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所以一眼又看上了二元論，在第三節的開頭裡，他這樣說：「……不過，在人類的主觀作用裏，客觀社會因素到底只有構成質料的意義；在客觀社會現象裏，人類的主